



宋繫太平御覽



1153
403
99



13
403
99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四

治道部十五

急假

釋名曰急及也功之使相逮及也

漢書曰高祖嘗告歸之用李斐注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

寧安也吉日告凶曰寧也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

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

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病至成帝時郡

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漢律吏五日得

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又曰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

又曰馮野王為琅琊太守成帝時王鳳輔政京兆尹王章

譏鳳頗權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於是野王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所購以贈
所購以贈



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大將軍鳳風
音 諛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奏病而私自便杜欽素高野
王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過長安謁
如淳曰謁者 不自得告也不分別予賜 予告也賜告也 今有司以為予告得
歸賜告不得歸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
也 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 病滿賜告詔恩也今告則得詔恩不得
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
著令鳳不聽竟免野王官

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子張少喪父養母孝順家貧為吏
無有舟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

又曰范丹字史雲陳留人也為郡功曹每休假上下常單
步策杖同類以車牛與之不取

又曰吳馮字子高為州郡吏休假先存恤行喪孝子次瞻

病畢拜觀鄉里耆老先進然後到家名昭遠近

後漢書曰光武皇帝紀告寧之典

魏志曰王思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暗又少信時有吏
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教曰世有思
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
為刻薄如此

魏志曰祝皓字子春南陽平氏人也志節抗烈篤於仁義
為吏歸休周旋鄉里吊死問疾畢乃還家

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元元年詔大臣疾病假滿三月解職
王隱晉書曰王居音 夷字季孫洛中貴盛名士王澄胡母輔
之等皆與尼交時尼為兵曹左大將軍幕澄等持羊酒詣
軍門吏疏名內請入見大將軍澄等既入語吏過王居炙
羊飲酒訖而去音不見將軍聞之因與居長假遂得離兵

宋書曰王劭弘字惔之爲祕書郎惔之曾請假還家未定省劭弘尅日見之至輒不果假日將盡惔之乞求奉辭劭弘呼前至閣復不見

又曰謝景仁弟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非帝之命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頃至乃食其見重如此

又曰謝靈運自以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王華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出郭遊行或一日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不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

又曰庾炳之居選部請急還家尚書令史來諮事一人善彈一人工歌留與宿有司以違制奏焉

又曰伏暉音直自以名輩素在始興內史何遠前爲吏俱稱

廉白遠累見擢暉循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爲豫章內史乃出拜侍御史虞曠奏曰風聞豫章內史伏暉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陽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暉深懷誹怨形於辭色請以大不敬論有詔勿論遂得就郡

又曰謝裕字景仁晦從父也爲左僕射裕性矜嚴居家守靜每唾輒唾左右衣事畢卽聽假一日浣濯每唾左右爭來受之

徐爰宋書曰申恬字道獻少懷貞恪志業介然拜殿中將軍禁省八載不休息時莫之比

齊書曰衡陽公諶字彥平高帝絕服族子武帝卽位除步兵校尉領御仗主齋內兵仗委付之心督密事皆使參掌

鬱林卽位深委信謹每請急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謹還乃安

梁書曰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蕭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王維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吊人之才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異氣今日之事尤宜詳矣

後魏書曰邢虬字神寶爲光祿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而歸值秋水暴長河梁斷絕虬得一舡而渡舡漏而不溢時人異之

唐書曰張志寬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屢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隣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爲里正詣縣稱母疾取急求歸縣令問其狀對曰母常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

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母竟如所言令異之慰諭遣去

襄陽耆舊傳曰習溫長子宇爲執法郎取急歸賓從甚盛溫怒杖宇責之曰吾聞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始可以後亡況侈競乎

文士傳曰顧榮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求急還南旣造江渚欣然自得

風俗通曰濟北李登爲從事吏病得假歸家復移刺延期後被召登自嫌不甚羸瘦謂雙生弟寧曰我兄弟相似人不能別汝類病者代我至府寧曰府君大嚴得無不可登曰我新吏耳無能覺者我自行見詎必死寧便詣府醫藥集詠有驗後爲人所言事發覺遂殺登

世說曰車武子爲侍中與王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早請

急出過詣王子敬于敬于時宅在建陽門內道北車求去
王問卿何以忽忽車答云與東亭諸人期共行王曰卿何
以乃作此不急行車遂不敢去盡急還臺
又曰嶺長康作殷州請假還東余時例不給苦求之乃得
又曰張敷爲宋臺祕書郎自彭城請假還東于時相國府
有一參軍督護亦請假武帝遣傳令語敷云可載之答曰
臣性不雜遂不載

俗說曰張邀在鼓城請假當歸東傅亮時爲宋臺侍中下
舫中與張別張不起授兩手指着舫戶外傅遂不執其手
熟視張面云楯是梨中之不臧者便去

陸機思歸賦序曰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以元康六年冬
取急歸而羌虜作亂王師外征機興憤而成篇○范甯啓
國子生假故事曰國學開建弘歷年載講誦之音靡聞考

課之績不著良由導達之訓未以鑽仰之心弗至陵替文
源宜見整正謂應斷假精加督勵嚴其師訓舉善黜違啓
斷衆官受假故事曰伏見內外衆官陳假紛紜煩黷無已
舊有急假一月五急一年之中六十日爲限不問虛實相
率如此誣罔視聽煩穢官曹舉世行之不以爲非急假之
制唯以父母妻子爲辭而伯叔兄弟制所不及長偷薄之
風傷敦睦之化臣謂宜去病解故之制一年令賜衣假日
隨其所欲之適任其取日多少假寧令日諸內外官五月
給田假九月給受衣假爲兩番各十五日田假若風土異
宜種收不等通隨給之
又曰諸百官九品私家祔廟除程給假五日四時祭祀各
給假四日並課主祭者去任所三百里內亦給程若在京都除祭者仍各依

殺也過而有當當緩救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之義勅天

又舜典曰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狽亂也夏華夏

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汝作士五刑有服刑土治獄官也五

辟服從也言刑得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

輕重中正之法也五服三就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

朝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

於市五流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則有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

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惟明克允刑言皋陶能明信五

猶夏使咸信服無敢犯之者

又大禹謨曰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無有干我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其能也期當也歎

於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殺終無犯者刑

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大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

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省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

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也經常也司主也

常之罪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辜之罪所以明民不犯上也

又皋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刑言天以五刑罰有

又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

作呂刑曰穆王或稱甫刑故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

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荒言見

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度作刑

以詰四方以治天下四方之民

尚書大傳曰子張曰堯舜之王一人刑而天下治何則教

誠而愛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為

書二人俱罪侯之說刑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

教然爾犯數罪猶

又曰于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錯處也平心而

遂行也

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
又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

書曰伯夷降典禮析民惟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

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

又曰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纍延罪無辜曰纍老弱不受刑

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者受刑謂之克不赦有過謂之賊

詩小雅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也

詩含神霧曰燁燁震電不寧不令此應刑罰之大暴故震

雷驚人使天下不安

周禮地官大司徒日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

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

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糾猶

也不弟不敬無師長也造言詭言惑眾亂民亂名改

作執左道以亂政也任謂朋友相任也恤謂相憂

又地官下司市曰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朴罰其

附于刑者歸于士徇舉以示其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

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奔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

過市罰一帷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

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又曰秋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

四方典法也詰謹也書曰穆王耄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

新辟地立君之國也用輕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守成之國

刑中典者常行之法三日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
 以五刑糾萬民一日野刑七功糾力功農功力二曰軍刑
 上命糾守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也三日鄉刑上德糾孝德六德也善父母為孝也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職能其事也職職事脩理也五日國刑上愿糾暴愿慤慎也暴當為恭守之誤也
 禮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又曰九十日耄七年日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又曰刑者例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傳曰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段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藏為盜

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刑無赦在

九刑不忌誓命已下皆九刑之書

又曰晉侯之弟陽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曲梁地名魏絳戮其僕僕御

晉侯怒謂羊舌職曰合諸侯以為榮陽干為戮何辱如之

必殺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

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

又曰聲子謂楚令尹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

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古之治民

者勸賞而畏刑恤民而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

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

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

又曰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溢囂塵不

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請更諸壞墼者壞明燥辭曰君之先臣容

焉先臣晏子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公笑曰子近市識

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

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

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又曰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謂子產曰昔先

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着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

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制書不起於始全

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三辟鑄刑書制三

用三代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又曰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電震曜天之威也

刑獄以象類之

論語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家語曰閔子騫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以德以法夫德法

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

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乎閔子騫曰敢問古

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

勒以百官爲轡以內史爲策以萬人爲馬以御天下數百

年而不失也○又曰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

別其父請止夫子赦焉曰上失其道獄狴不治不可刑也

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

何峻故也百刃之山重載陟焉何陵遲也俗之陵遲久矣

雖有刑法人能勿踰乎

國語曰臧文仲曰大刑用兵甲次刑用斧鉞中刑用刀鋸

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

孔叢子曰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

教省今之刑教繁古教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

以教而齊之以刑是以刑繁

史記曰胡亥立以趙高爲郎中令令更變律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群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三族

又曰申不害韓非好刑名法術之學以爲儒者以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

漢書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

又曰孝武卽位徵發煩數百姓貧窮民被酷吏擊姦斷宄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修定法令

又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上下相臨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

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

又曰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故令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開地廣境自見功大遂縱嗜慾迺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

又曰文帝制人有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孥律令宜除之孥子也秦法一有罪疑者與人斷之於是刑罰

大省斷獄四百

又曰秦始皇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

又曰于定國爲廷尉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而居決事刑獄號平反也反音番

又曰董仲舒云陽爲德陰爲刑陽常居大夏而生養育長

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又曰秦用商鞅之法毀帝王之道刑戮妄行人不聊生逃亡山野並為盜賊斷獄一歲八十萬數

又曰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嚮隅而泣則一堂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一人不得平為

之悽愴今郡國被刑或寃死者多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夫獄刑所以蕃者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言伯夷示禮法以道然後用刑也言制禮以止刑猶隄防之隘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

傑擅私為之囊橐言容隱姦邪姦邪所隱則狃而滯廣狃音也滯漸狃音女九切

後漢書曰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之後舊章不存法網

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疏曰臣愚以為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煞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遭世康平因時施恩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履道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淺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穿令斷律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謂擇其善而從之以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為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罷之

又曰梁統對尚書問議刑曰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五
七
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
患救亂全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
又曰郎顛上書言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所當溫而寒違
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六

刑法部二

敘刑下

晉書曰羊亮爲太傅楊駿參軍時京邑多盜竊駿欲更重
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
以爲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將自止何重法爲駿慙而止
後魏書曰韓麒麟爲齊州刺史寬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
明公杖節分憂無所斬戮何以示威荅曰人不犯何以戮
乎若須立威當以卿始慶慙懼而退

梁書曰武帝時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諷臣下屈
法申之百姓有罪卽按以法其緣坐老幼不免一人逃亡
舉家質作人旣窮急姦宄益深後帝親南郊秣陵老人遮
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

是天下幸甚帝銳意儒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留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斗械任即保也若疾病權解之

後周書曰大象元年詔罷高祖所約法初高祖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即位以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隋書曰後周大象元年詔高祖所立刑書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然帝數行肆赦爲姦者皆輕犯刑法政令不一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沒上書自誤者科其罪鞭杖皆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其後人加至二百四十又作礮礮車以威婦人其決人罪云與杖者卽一百二十多打者卽二百四十

又曰開皇十六年八月景戌詔決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唐書曰貞觀五年詔京師諸司比來奏決死囚雖立五覆一日卽了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後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又手敕曰比來斷獄多據律文雖情有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今後門下省覆奏有據法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狀以聞又曰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爲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仍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罰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槩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之謂也又曰貞觀中制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齋日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及假日並不得奏決死刑

又曰貞觀中制古者行刑君爲徹樂減膳今庭無恒設之樂莫知何徹然對食卽不啖酒肉自今已後刑人日勿進酒肉內教及太常並宜停教

又曰永徽中高宗謂侍臣曰獄訟繁多皆由刑罰枉濫故禮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末代斷獄之吏皆以苛刻爲明是以秦氏網密秋荼而獲罪者衆今天下無事四海乂安欲與公等共行寬政今日刑罰得無枉濫乎太尉無忌對曰陛下欲致刑網寬平臣下猶不識聖意此法弊來已久非止今日若情有體國卽共號癡人意在深文便爲能吏所以罪雖合杖必致遣徒理有可生務入於死非憎前人陷於死刑務取名耳陛下矜而令放法司亦宜固請但陛下喜怒不妄加於人刑罰自然適中高宗曰卿言是矣

又曰神功初天后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等推勘遞相牽引咸自承服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枉濫更使近者就獄親問皆自承引不虛朕不以爲疑卽可其奏自周興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已前就戮者不有冤濫耶姚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者持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言懼遭其毒手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鋤兇豎朝廷乂安今日已後臣以微驅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若後有徵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上大悅曰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

又曰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在官務以寬仁爲政司馬韋抱

貞言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惰無所
懼也象先曰為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
恐非仁恕之道

又曰開元二十五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
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
不栖至是鵲巢其樹於是百寮上表賀以為幾至刑措
又曰代宗性仁恕言事者諫曰陛下為政傷於太寬朝典
由是不肅上笑而荅曰今時運艱難凡人臣事朕者窺少
祿利耳今府庫空竭無俸入俾之優足但峻刑科是君上
有威無恩朕所不忍行也

管子曰夫爭強之國先爭刑令國之輕重者刑也
文子曰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
智者心亂任刑者上下恐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

莊子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
詳治之末也

又曰民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
離外刑也金木訊之離內刑也陰陽食之免內外之刑者
唯真人能之

司馬法曰先王之治從天之道設地之宜乃作五刑以禁
民僻乃興甲兵以討不義制瑞節以通使巡狩省方以會
諸侯考不同正禮月正時考不同者正法度齊於天子
月正時時者月正朔名也名文章車服名者爵稱文章車
時時者氣正月相應也名文章車服名者爵稱文章車
尊卑使不踰制度也天子比德逆天之時比敗德不行也
法度不從命為亂常法也比德逆天之時劉殺不朝諸侯皆
也乃徵師於諸侯征之不會朝過聘則劉殺不朝諸侯皆
則殺廢貢職擅稱兵相侵削廢天子之命則黜不從王者
其罪而改曆史衣服文章易禮變刑則放不奉王法則娶
黜之也

同姓以妾為妻變太子專罪大夫擅立關絕降交則幽幽繫
慢神省哀奪民之時重稅粟畜貨重罰暴虐自佚宮室過
度宮婦過數則削地損爵

尸子曰秦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
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余官無使民
困于刑繆公非樂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

又曰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遠道重任也刑
罰也者民之鞭策也

商君書曰管文將欲明刑於是合諸卿大夫於翼宮顛頡
後至吏請其罪遂斷顛頡之脊人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
斷脊以徇而況於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理

呂氏春秋曰臯陶作士刑
韓子曰躬之法灰棄於術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

尼曰灰棄於術必燔人燔人必怒怒則鬪鬪則三族相殺
雖刑之可也

又曰楚國法太子不得乘車至第門時天大雨至急召太
子庭中有淖太子遂馳至第門廷理以及擊馬遂敗其駕
太子泣請王誅之王乃益廷理爵三級

淮南子曰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
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
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
鄭國之姦禁

又曰趙政畫決獄夜理書趙政秦皇帝也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
督稽留戍五嶺以備越築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
居事愈煩而亂愈多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中也
又曰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前子發

喟然有慘恤之心罪人以刑而不忘其恩子發楚威王臣也春秋後
 自此其後子發得罪於威王而奔於刑者於城下之廬追
 者至蹠足而怒曰子發親決吾罪而吾怨之憐於骨體使
 我得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為然不索其內果活
 子發

白虎通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助治順天之度
 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傳曰
 三王肉刑應世以立刑者五帝之鞭策刑所以五何法五
 行也五帝畫其衣象五行也

世本曰伯夷作五刑
 會稽典錄曰闕澤字德潤山陰人也初呂壹姦罪發聞有
 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烈用彰其惡吳王以問
 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有此刑遂從之

徐幹中論曰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賞罰之謂也君明于
 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
 必行則雖不重而人肅不行則雖重而人怠故先王務賞
 罰之必行書曰尔無不信朕不食言汝不從誓言予則孥
 戮汝

栢範世要論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
 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
 又曰夫刑辟之作所從來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是以
 古昔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為人命至重一死不生一斷
 不屬故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
 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訴然猶復三刺僉曰可然後殺之
 罪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
 杜恕篤論曰聖王之制刑也非以害民也將以利民也故

民從而安之非以陷民也將以導民也故民從而化之斷一人之獄而天下義之是安之也斷一人之獄而天下服之是化之也當於民心合於道理所斷於民者不行於身公之也
君臣正論曰書稱欽哉惟刑之恤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前王明德慎罰之意也昔漢文感緹縈之孝遂去肉刑近則太宗視明堂之圖欲寬昔罰于公以陰德救物表安耻職鞠罪人此前代聖主賢臣欽卹之志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七

刑法部三

律令上

書曰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

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誠之使勸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

改若二道也韓詩曰古者必有命民民有能矜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

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車皆

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

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陵弱衆不

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

論語子路曰守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令教令也

國語曰越王勾踐令民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壯婦女
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勉者勉以告
公令醫守之醫乳也生男二壺酒一犬生女二壺酒一豚生
三人與之乳母生二人與之餼三子力不能獨養故與乳母
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
食強弱共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彫偽市不二價行
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以
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
爾雅曰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論語曰不踰矩也
釋言曰坎律銓也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
釋名曰法逼也人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令領
也理領之使不相犯也律纂音也囚人心使不得放肆也
史記曰商鞅定法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

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
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
令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人
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
漢書曰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
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
法不足以御姦於是相國蕭何摺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
作律
又曰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如淳曰秦始皇令敢有挾詩書偶語者俱為城旦也
又曰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四方歸心焉
又曰元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
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者也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馳

太平御覽
卷之六十三
七
莊通

道天子道若中西至直城門晉灼曰黃圖西得絕乃度之還入作室門上遲之間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

又曰元帝柔仁好儒見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姬周之政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及即位下詔曰法令者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典文者不能分明是欲罪元元之不逮豈中刑之意哉中常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又曰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罪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

請他比日以益滋奇請謂常文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觸除者令較然易知

又曰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按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宜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內深次骨宜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音若齊切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周曰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

又曰主父偃以諸侯莫足遊者乃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

下朝奏幕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者為律令也

又曰朱博遷瑯琊太守文學儒吏時有奏稱說云云博見

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所言聖

人道何也言不能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遷廷

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

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眾

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都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三尺律令人

事出其中言可以人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

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

也欲用意覆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

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疎

略才過人也

後漢書曰光武蕭王時在河北祭遵為軍市令帝舍中兒

犯法遵格殺之帝怒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整

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故令行也帝乃賞之以為刺姦將軍

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公等

又曰相譚上書言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

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

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

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

而獄無怨濫矣

又曰馬援在南越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駁乖與

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南越奏行馬將軍故事

又曰王符論明帝時公車反支日不受章奏比反支日用

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

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

書帝聞而怪曰人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

也

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

又曰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張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育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又輕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弊

又曰有兄弟共殺人者明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論也重刑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

為誤誤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躬

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如砥貢賦君子不逆詐君

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躬家代掌

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

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又曰陳寵鈞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鈞猶勸也前書曰鈞

校得其姦賊鈞音工侯切溢出也孔安國曰臣聞禮經三

注尚書曰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也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太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

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

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贖罪

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

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

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

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

又曰卓茂爲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謂也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弊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勸事也今鄰里長者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

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又曰獻帝初應劭又刪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在焉

又曰鄭弘建初中爲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補承尉弘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請使郎補二千石令史爲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威成哀閒以明律令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乃收家中律令

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咸常勅戒子孫爲人議法當依輕者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故世謂陳氏持法寬
魏書曰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之女母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顛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之命曾哀之使主簿程盛上議曰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女旣產育則它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旣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爲在室宜從父之誅旣醮可隨夫之罰於是有詔改定律令

魏志曰公軍進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親戚以後之授上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爲立廟使記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吳志曰孫權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劔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備不可以己今處身疆畔狄虜交接而可輕忽不豫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多不從人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副孤意焉
晉書曰賈充所定新律旣班天下百姓安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平嘉平之間咸欲辯章

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冲又與司空荀顛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河南尹杜預散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朕每監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子弟皆爲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故典

又曰杜預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則易見禁簡則難犯易見則民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

石以塞異端絕異理也然後人知恒禁吏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晉朝雜事曰泰始四年歲在戊子正月二十日晉律成宋書曰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部人煞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明部人煞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

卷第六百三十七

劉師

天... 人... 然... 吏... 宋... 晉... 齊... 梁... 陳...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八

刑法部四

律令下 科附

金澤文庫

齊書曰初江左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孔稚珪刪注脩改與音陵王議務從輕曰仲尼有言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殺不辜寧失有罪則斷獄之職古所難矣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策試上高第便擢用之北齊書曰武成帝河清中有司奏上齊律其不可為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令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沒至于後主權倖用事有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網

紀紊亂卒至於亡

三國典略曰齊封述渤海裔人廷尉卿軌之子也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時人稱之

隋書曰李德林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穎等同修律令事訖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疋賞損益之多也

又曰劉行本爲侍御史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令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乞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唐書曰高祖入關除隋苛政爲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用開皇律令除其

苛細五十三條格務存寬簡取便於時仍遣裴寂殷開山郎楚之沉叔安崔善爲之徒撰定律令太宗卽位命長孫無忌房玄齡與當朝通議之士更加釐改戴胃魏徵又言舊律太重於是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斷其右趾焉應死者多蒙全活得罪者咸稱賴之

又曰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

又曰神龍元年趙冬曦上書曰臣聞夫今之律者乃有千餘條近有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卽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罔由

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受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為之慟哭矣
又曰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攻諸國法著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四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
六韜曰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必行法令必行則治道通治道通則民大利民大則君德彰文王曰法令必行大利民奈何太公曰法令必行則民俗利民俗利則利天下是法令必行大利人也又曰願聞為國之大失太公曰為國之大失者為上作事不法君不覺悟是大失也文王曰願聞不法公曰不法法則令

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法法則邪不正邪不正則禍亂起不法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法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為變君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文王曰誠哉
管子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止事
又曰凡國無法則眾不知為無度則事無儀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誅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又曰凡君國之重器莫重乎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令輕君卑君卑國危故安國存乎尊君尊君存乎行令行令存乎嚴罰嚴罰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人之本本莫要乎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重也法者將立朝廷將立朝廷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

又曰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所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

又曰正月之朝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上大夫

晏子曰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曰法安所生日法生於義義生於衆

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生非地出發於人間反己自正

商君書曰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智弗敢謀有勇力弗敢役雖衆弗勝其制民無億萬之數雖行重賞而民弗敢爭行重罰而民弗敢怨者法也又曰法令者民之則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知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名分不定而欲天下之治也是猶欲無飢而去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至東而西行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兔一可以分百也由名之未定也夫賣兔在市盜不敢取分之定也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也
慎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名而尊賢是

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義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又曰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鈞策爲均也使得榮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乃以塞怨望也又曰堯舜爲匹夫不能使隣家至爲主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又曰堯之治也蓋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詭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樂其法也又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

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趨救火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仲尼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而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徧火遂救矣

又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重變法也

又曰釋法術而爲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正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也

又曰董安于爲趙上地之守行石阜山中見深澗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亂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馬羊牛嘗有入此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嘆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知犯何爲不治也

又曰荆莊王有第門者立法羣臣大夫諸侯公子入朝馬蹄踐雷者廷埋斬其鞞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依法太子怒入為王泣曰必為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臣受命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焉可誅也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罪

又曰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教司南以端朝夕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虎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人主者以形德制臣也今君釋其刑德而臣用之則臣反制於君矣

又曰犇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鄙爭起

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必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者之賞勝火而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始知必勝之勢也

又曰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奏有小亭臨墻起欲攻之乃倚一車轆於北門之外而令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民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黍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之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民則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民爭上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阮子曰漁人張網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天以制強梁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隄水江河不能犯

傅子曰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又曰天爲有形之主君爲有國之主天以春生猶君之有仁令也天以秋殺猶君之有威令也故仁令之發天下樂之威令之發天下畏之樂之故樂從其令畏之故不敢違其令若寬令發而人不樂無以稱仁矣威令發而下不畏無以言威矣無仁可樂無威可畏而能保國致治者未之有也

會稽典錄曰董昆字文通餘姚人也少遊學師事潁川荀季卿受春秋治律令明達法理又才能撥煩縣長潘松署功曹史刺史盧孟行部垂念冤結松以孟明察於法令轉

署昆爲獄史孟到昆斷正刑法甚得其平孟問昆本學律令所師爲誰昆對事荀季卿孟曰史與刺史同師孟又問昆從何職爲獄史松具以實對孟歎曰刺史學律猶不及昆召之署文學

杜預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

張斐律序曰張湯制越官律趙禹作朝會正見律

監鐵論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又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趨姦僞萌生

崔寔政論曰君以審令爲明臣以奉令爲忠故背訶而行賞謂之作福背令而行罪謂之作威作威則人畏之作福則人歸之夫威福者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耶矣執其

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還見害也
風俗通曰臯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以九章此關諸百王
不易之道也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承憲履
繩動不失律令也

科

後漢書曰章帝時陳寵代郭躬為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鈇
切琴嚴鑽諸慘酷之科

又曰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
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魏志曰曹仁少時不修行檢及長為將嚴邪正奉法令常
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宋書曰顧深之子寶先大明中為尚書水部郎先深之為
左承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為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

祖詔曰憲司之職理有釐正而頃刻無輕重輒致私絕此
風難長主者可嚴為其科

劉邵律略曰刪舊科採漢律為魏律懸之象魏楊雄劇秦

美新曰金科玉條科條謂所施法律金玉珍之也

說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髮為程十程為寸

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九

續文曰探蘇... 美液曰金... 鳳皇... 鳳皇... 鳳皇...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九
三刑法部五

聽訟

易訟卦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又豐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茇云茇草舍也夫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

又曰行露召伯聽訟也

周禮曰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認謂以財貨相告者

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詩云其

直如矢束矢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

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

書不入金則自服不直以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也樹

者不入金者取其堅也

成也或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也凡遠迹惇獨

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

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又曰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

定之邦典六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邦法八凡庶

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謂若今時

又曰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

弊之讀書則用法附猶著也訊言也用情理言之以五聲

聽獄訟求民情一日辭聽觀其出言二日色聽觀其顏色

然三日氣聽觀其氣息四日耳聽觀其聽聆五日目聽觀其

又曰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

麗其法以議獄訟也成平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

與其聽獄訟者

又曰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

群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也訊言也一宥曰不識再

宥日過失三宥日遺忘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

謂識審也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

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誤中人者遺忘若問帷薄忘有在焉

者而以兵矢投射也

禮日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又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官卿掌必三刺以

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日訊群刑者辟罪也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

以爲罪不論附從輕附施刑也求赦從重雖是罪可凡聽五

刑之訟必厚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意論輕

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有罪本心有善惡俱悉其

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情也

傳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王右伯輿也王叔

陳生怒而出奔晉侯使士丐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

直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丐聽之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

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論語日子日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又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讀為半片言謂單辭也折斷也于路果敢所

知言必直故可令斷獄也

又曰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失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漢書日子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獄請讞飲酒益

精明

後漢書曰陳寵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

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代

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三十四人有辭

曹主辭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

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寵以生輕重也

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二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

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

又曰王渙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

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

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譎詐數術也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筭

又曰法雄為青州刺史界內肅清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

色知情偽長吏不奉法即解印去之

魏書曰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

表言遂捕役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

太平御覽 卷之百三十九 三

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
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
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
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
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
文問所坐言次日汝頗會舉人錢不予文曰自以單貧初
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
言不耶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
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
承子文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人
晉書曰陸雲爲浚儀令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
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
密令人隨後謂曰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

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
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又曰鄧攸嘗詣鎮軍將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
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
以女妻之矣

又曰苻融仕苻堅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
返宿妻家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
楚掠自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豐曰汝行往還頗有怪
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嘗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
水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
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問筮者筮者曰
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
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馬

左白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乃獲昌詰之具首服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乃悞中婦人也

宋書曰傅琰爲山陰令有賣針賣糖嫗爭絲各言己者詣琰琰掛而輕鞭之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有二老爭鷄問何食一云食粟一云食豆剖之見粟罰言豆者人畏如神明

後魏書曰辛祥爲并州平北府司馬會刺史喪朝廷以其公清遂越長史勅行州事祥初在司馬失白璧還兵藥道顯被誣爲賊官屬推處咸以爲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皆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又曰李崇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

告各言己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偶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荀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又曰裴安祖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

又曰唐和爲內都大官評決獄訟不加捶楚款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

又曰司馬悅字慶宗歷任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賣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疑人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笞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

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屬有郭門者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着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後周書曰建德二年冬帝聽訟於正武殿自旦及夜繼之以燭

又曰柳慶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

卽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又曰柳慶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旣衆似是烏合旣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守正明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可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斯庶幾乎又曰蘇綽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修心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卹獄訟其六均賦役文帝甚重之常置諸座右

隋書曰韋鼎爲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人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與妾

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鞠問具得姦狀因斷客辜獄成上於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非殺也乃某寺僧誑妄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掩僧并獲賊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有神

又曰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閒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詞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諄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荅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尚書大傳曰聽獄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

察之術歸於義審也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

慢也古之聽獄者言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

民之術怒必思兼怒小罪勿兼怒責也責因之罪必思兼

大罪求可以又曰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獄訟公甫魯子曰不

知公甫之不能聽獄也答而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

罪者恥民近禮矣

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

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槐之言

歸也情見歸實也

山海經曰夏后啓之臣曰孟涂是祠神于己人聽其獄訟

訟于孟涂之所也其衣有血者乃執之

會稽典錄曰郡署鍾離意北部督郵烏程男子孫常常弟

烈分居各得田半頃烈死歲飢常稍以米粟給烈妻子輒
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烈兒長大訟常掾史議皆曰烈孫
兒遭餓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意獨曰
常身為遺父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稍以升合券取其田
懷挾姦私貪利忘義烈妻子難以用與常困迫之至非私
義也請常田俾烈妻子於是衆議無以奪意之理
又曰謝夷吾字堯卿山陰人也爲荊州刺史班秩有詔勅
縣遇孝章皇帝巡狩幸魯陽上未常見刺史班秩有詔勅
夷吾人傳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儀上林西廂南面夷
吾處東分推以其中夷吾省錄囚徒有亭長姦部民妻者
縣言和姦上意以爲吏姦民何得言和且觀刺史決當云
何頃夷吾呵之曰亭長詔書朱幘之吏職在禁姦今爲惡
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悌免長罪其所決正一縣三

百餘事與上台章帝歎曰使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
天下特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劔帶勅之曰鉅鹿
劇郡舊爲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毀前勞
張斐律序曰情者心也心戚則動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
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則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
賈誼新書曰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爲不當半以爲當罪
雖然王亦疑梁王曰陶朱公賢以布衣而富侔國必有奇
知乃召而問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不當半以爲當奈何
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徑相如
也其澤相如也然有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
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曰側而翫
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
從與梁國大悅

新序同也

淮南子曰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而戰士畢死感於恩也

又曰秦始皇晝決獄夜理書

說苑曰邵公述職當桑蠶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

風俗通曰沛郡有富家公費二千餘萬小婦子年裁數歲頃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賢公痛困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令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劍謹案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鞫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鞫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否則不當以劍與之乎夫劍者亦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

居度此女鞫必不復還其劍當問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伸展此凡庸何能用慮強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弊女惡鞫溫飽十歲亦以幸矣於是論者乃服

又曰臨淮有一人持疋縑到市賣之道遇雨被戴後人求共庇蔭雨霽當別因共爭鬪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宣劾實兩人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耳何足紛紛曰致縣官呼騎吏斷縑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撮之縑主稱怨宣曰然固知其當尔也因詰責之具服悉俾還本主

又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屋兩婦俱懷姙大婦數月胎傷因閉匿之產期至到乳舍弟婦生男夜因盜取爭訟三年州縣不能決丞相黃霸出殿前使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步叱婦自往取之長婦把持甚急兒大啼弟婦恐傷害之

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已後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
 二千石官長二千石官長以其罪名當報之當謂廷斷也
 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
 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廷尉所當比律令以聞
 又曰景帝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
 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
 失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欲令理獄者務先寬自此之後獄
 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
 又曰張釋之為廷尉頃之止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
 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
 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此
 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賴和柔令他馬固
 不敗傷我乎而廷尉當云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

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
 止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也一傾天下用
 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惟陛下察之帝良久曰
 廷尉是也
 又曰于定國父于公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
 郡中為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告隣
 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
 遂自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自誣服于公
 以為不殺爭之弗能乃抱其獄具哭於府上太守竟殺婦
 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咎其殺孝婦
 太守殺牛祭孝婦墓天乃大雨後于公令高大門閭容駟
 馬高蓋車曰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
 相于定國為廷尉人自以不寬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

又曰班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續漢書曰郭躬字仲孫潁川人辟公府以明法律特預朝議時有兄弟共以繩絞殺人各持一端辜不可分中常侍孫章傳詔命兄不教導弟報兄重弟減死章誤言兩報重獄已斷尚書奏矯制當斬上問躬躬曰當罰金上曰矯殺人如何罰金躬曰法令有故有誤章不故指傳命誤卽報重是故爲無所放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王法大刑不可委曲生意上曰善

後漢書曰吳良爲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于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鈞就車收御者送獄鈞留詔書譴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于犯乘輿無人臣禮爲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郎丘長
又曰寒朗字伯奇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共按楚獄顏忠王平辭及隧鄉侯耿建曲成侯劉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久繫至今耶朗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

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臣見拷囚者咸共
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嫉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
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
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纔上於身天下幸甚及
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
解詔遣郎出後三日車駕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者千餘
人
又曰虞翊爲司隸校尉臨終謂其子曰吾爲朝歌長殺賊
數百其中必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
罪於天也
又曰法雄爲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
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
又曰三府舉表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楚王英反辭

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
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
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
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
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人
又曰郭躬家代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武帝時爲
廷尉御史大夫斷獄
深刻少子延年無明法律宣帝時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
時又爲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
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
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
晉書曰周處爲廣平太守有三十年滯獄一到悉摠決遣
之理無不當

又曰安帝義熙中劉毅鎮姑熟嘗出行南陵縣吏陳滿射
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據法當棄市何承天議曰獄貴

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斷以犯
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
而加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
三歲刑況不傷乎
後魏書曰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中經義斷諸
疑事高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獄者民之命
也常嘆曰皇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
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餘之釁况凡人能無咎乎
宋書曰謝莊為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舊官長竟囚畢
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
案驗之名而無研窮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
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辨必收
聲吞壘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

移之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坐者無恨
又曰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蟲
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刳腹視五藏悉糜
碎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藏刑子
不孝父母弃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
兒識謝及理考事源存心非忍害謂宜哀矜顧覲之議以
為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為不孝張同不道
詔如覲之議

隋書曰裴蘊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善候
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假成其罪所欲宥者
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
理莫敢與奪必稟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
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

又曰裴政爲少司憲用法寬平無有寃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

又曰郎茂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

又曰于仲文字次武爲安固太守始州刺史屈突尙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貢其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未幾徵爲御正下大夫

又曰梁劼眞大業之世爲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

魚俱羅之罪令劼眞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劼眞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

唐書曰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從寬恕古人云賣棺者願歲之病非憎於人利棺之售耳今司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作何道理令得平允侍中王珪曰但任公正善人爲法官若斷獄允當則增秩賜金如此則姦僞息矣太宗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是也今後大辟罪結正更取公卿議之如是四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天下幾致刑措矣

又曰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門待罪僕射封德彝議云監門校尉不之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刀入罰銅二十斤從之大理卿戴胄執奏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爲誤耳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悞准律云

供御湯藥飲舟舡誤不如律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
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爲得理太宗嘉之免校尉死
又曰李日知天授中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
無寬濫嘗免二死囚少卿胡元禮斷請殺之與日知往復至
于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禮答曰
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又曰潤州刺史竇孝謹妻龐氏爲奴誣告云夜解祈福則
天令給事中薛季昶鞠之季昶斷鍊成其罪龐氏坐斬侍
御史徐有功執論龐氏非不至死季昶又劾有功黨惡逆
法司結刑有功當棄市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
吾獨死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歸則天覽法司所劾召
有功詰之曰卿比斷獄失出何多耶對曰失出臣下之小
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捨小過弘大德則天下幸甚

則天默然龐氏竟減罪流于嶺表
又曰杜景佺爲司刑丞天授年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正
專理制獄時人稱云遇徐杜者必生遇來侯者必死
又曰李勉爲膳部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人詔並處斬囚
有仰天歎者勉偶過問之對曰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
哀而上言曰元惡未殄遭黜汚者半天下皆欲澡心歸化
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
是歸化日至
又曰顏真卿爲監察御史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辨
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
又曰竇曆中京兆人有姑以小過鞭婦至死者府上其獄
刑部郎中竇參斷合償死刑部尚書柳公綽議曰尊歐卑
非關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從公綽之議得

減死
又曰竇參爲奉先尉縣人曹芬隸北軍素兇暴與弟歐其
女弟芬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參捕理芬兄弟當死衆官
皆請俟免喪參曰子因父生父由于死若以喪延罪是殺
父又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殺之一縣皆伏
又曰德宗於朝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
鼓裴諝上疏曰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
輕猶之徒援桴鳴鼓始動天聽竟因纖微若然者安用吏
理乎上然之悉歸有司
風俗通曰南郡讞女子何侍爲許遠妻侍父何陽素酗酒
從遠假求不悉如意陽數罵詈遠謂侍曰汝翁復罵者吾
必搯之侍曰共作夫妻柰何相辱搯我翁者搏若母矣其
後陽復罵遠遂搯之侍因上堂搏姑耳再三下司徒鮑宣

決事曰夫妻所以養姑者也今鞏自尊其父非姑所使君
子之於凡庸不遷怒況所尊重乎當減死論

又曰趙相汝南李統爲異牧阮況所奏統耳目不聰宜免
職任無幾冀州有疑獄章帝問統統處當尅厭上心帝曰
君大聰明刺史不親君耳即日免況拜統侍中

董仲舒決獄曰甲父乙與丙爭言相鬪丙以佩刀刺乙甲
卽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議曰
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鬪莫不有怵悵之心扶伏而救
之非所以欲誅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
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也不當坐

又曰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
甲母丙卽嫁甲欲當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
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

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
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衍之心非私爲
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

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
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衍之心非私爲
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

